

古建築文化叢書

主編 潘谷西 郭湖生

風水探源

何曉昕 編著 東南大學出版社



何曉昕 編著

風水探源

東南大學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风水伴随我国传统建筑二千余载，因其迷信、粗鄙、被当成糟粕，她却在欧美为人瞩目，风靡于海外异域。然而在我国，研究风水的专著至今仍属阙如。

本书从勾勒阳宅风水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轮廓入手，借着对风水盛行的东南地区实地考察之所得，试图对风水作一初步探讨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阐述风水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东南地区两大流派的理论特点；第二部分分析风水对东南方域传统建筑的影响；第三部分探求风水之所以在中国长期流行以及如何借鉴风水中的精益，并作适当的评估。

风水来自生活与农业生产的需要，其理论主要来源于观察和改造自然的体验。其间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充当着中国哲学、科学与建筑的中介，从而给中国建筑注以特有的美妙传说和哲理意趣。

风 水 探 源

何 晓 昕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南京四牌楼2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长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37 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81023-334-0 / TU·22

定价：2.96元

序

很久以来，“风水”二字已被国人视为迷信的同义词。近年来欧美学者表现了对这门学问的浓厚兴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人进行专题研究，也许由于“外转内”效应所起的作用吧，国内也稍稍转变了对它的看法，开始有人研究起风水来。

其实，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风水施加于居住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基址的选择，即追求一种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满足的地形条件；第二，是对居处的布置形态的处理，包括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房屋的朝向、位置、高低大小，出入口，道路，供水，排水等因素的安排；第三，是在上述基础上添加某种符号，以满足人们避凶就吉的心理需求。

风水产生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本来没有丝毫神秘之处。但是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人们只能根据当时的知识水平来认识环境，解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于是，“气”、阴阳、五行、八卦等中国古代解释宇宙和自然的观念以及罗盘指南针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风水术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操作工具；为了适应人们普遍存在的避凶就吉的心态，风水师们又编织了越来越庞杂的谎言网笼罩在它的上面，使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东西变成了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骗局。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责难，甚至指为迷信而加以讨伐了。今天我们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对之进行清理，去其荒诞的外壳，揭示其合理的内核，回复其原来意义上的古代环境工程学的面貌。

从而在一个侧面来反映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这对增强国人的自信自强之心也许不是没有帮助的。

本书作者是一名刚迈入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明知“风水”是一只难啃的硬果，却以极大的勇气毅然挑选了这个课题。从文献入手，梳理其源流脉络；继而不畏艰辛，深入到赣、皖、闽、苏、浙五省的山区、民间，调查实物，访问风水师，跑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家谱、族谱和地方志，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她又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性和观察力，大胆地阐明自己的感受，热切地讨论问题，敢于提出许多能引起人们兴趣的看法，使书中既有翔实的例证，又有清新活泼的论述剖析，这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所缺少的一种研究风貌，很是可贵。

本书论述的内容主要是我国东南地区民居、村落、城镇等方面的“阳宅”风水。由于江南多山多水，地形变化丰富，为风水的表演和发展提供了大好舞台，使这里的风水理论和实践显得特别丰沛。各地的家谱、族谱虽然在十年浩劫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但在图博系统还幸而有相当数量的残存，这是一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了大量村落和宅院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在风水理论指导下选址和布置的细节。作者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两点，从而使本书的内容变得充实、丰满。书中所列出的许多例证资料，对进一步开展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也许由于风水曾长期是一块禁地，以往还很少有学人涉足，作者几乎是在一片荒土上进行开垦，再加上研究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使本书的加工提炼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书中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深度还显得不够，希望作者今后能进一步深化研究，为读者提供更精彩的高水平成果，为活跃建筑理论、推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总结作出新贡献。

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 潘谷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部分 风水今昔

§ 1 风水现状	(4)
§ 2 风水的雏形与痕迹	(6)
一、青乌·青乌考	(6)
二、考古中的仰韶聚落遗址特点	(8)
三、卜宅——风水活动的最早记载	(9)
四、相宅	(10)
§ 3 汉代阳宅风水	(15)
一、环境的讨论	(15)
二、风水理论成型的哲学基础	(17)
三、“堪舆金匱”与“官宅地形”	(20)
四、汉代其他风水活动	(27)
§ 4 晋·郭璞《葬书》	(30)
一、《葬书》的理论要点	(31)
二、《葬书》的流传·作者及成书年代	(32)
§ 5 唐·宋东南地区风水	(35)
一、历史环境	(35)
二、东南风水流派	(37)
三、罗盘的发明和应用	(40)

§ 6 阴·清东南阳宅理论要点	(42)
一、概况	(42)
二、阳宅风水理论要点	(43)
三、气·理·形与数的系统结合——时空合一的 罗盘	(59)

第二部分 风水与东南传统建筑

§ 1 风水·村落	(66)
一、村基的选择——相地	(66)
二、外部空间组织·隐喻·景观	(83)
三、吉凶观·村内部空间	(94)
四、禁忌·符镇·装饰	(114)
§ 2 风水·城市	(118)
一、选址	(118)
二、空间组织	(121)
三、城市住宅	(127)
§ 3 风水·宗教建筑	(130)
一、道教建筑·风水	(130)
二、佛教建筑·风水	(133)

第三部分 几点探讨——结语

§ 1 风水与人类需求	(146)
一、风水是人类基本需要的产物	(146)
二、风水有广泛的社会环境基根	(150)
§ 2 评估风水	(153)
§ 3 新建筑·风水	(155)

引 言

纵观中国传统建筑，无不附会风水之传说；

横贯现代中国乡村，比比皆见风水之残痕。

显然，在中国建筑史上，风水曾扮演过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尤其在村舍民宅中，更是存而不显地起着思想指导与精神支柱的作用。同时也深深重重地刻印在人们的心头。

因此，风水不仅应在中国建筑史里占享重要篇章，亦该在中国文化史中立有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风水却因其迷信、愚昧、光怪陆离的形色，而被当成糟粕，为文化人所不齿，摈弃于中国建筑史研究范畴之外。

令人感慨的是：风水却早于70年代风靡欧美，为海外异域人士所瞩目，这种“风水热”的兴起固然杂有猎奇之因，也不无深刻的社会根源。启示吾辈：风水绝非一团糟粕，不可概之为虚无。

当今，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观念，风水在国内已逐渐被人们谈论，并引起浓厚的兴趣，伴随着这种兴趣与好奇心而来的是亟需探究风水的读物，本书便可适合这种需求。

目前，尽管一些学者对风水的探索已获得一定的成果，但多数情形下，人们仍只将风水当作一种时髦古董，或冠之以玄学色彩，或附以种种雅号与科学等量齐观，或将之与道教揉和混杂。总之，都片面夸大了风水的深奥与魅力，给风水增覆了一层现代色彩的神秘面纱。至于风水到底是何物？如何发生、发展？其理论

基础与依据何在？对传统建筑有哪些具体影响？与道教的建筑思想有何关系？在当今乡村风水复盛的形势下如何评价？现代建筑怎样面临残存的风水观念等等问题，至今仍是一片迷惘。

本文从勾勒阳宅风水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轮廓着手，借着对风水盛行的东南地区的赣、闽、浙、皖、苏等省的实地调查，试图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推导风水的主导思想与语言模式，以加深对祖国传统建筑内涵的认识，并企图对之作出一定的解释、论述以及评价。

风水有阳宅、阴宅之分，阳宅为生人所居的房屋及有关方面，阴宅则指亡人之墓。本书探讨以阳宅为主，有关阴宅只涉及与阳宅有关联的部分。

历史的湮没与蒙尘，使有关风水的资料鱼龙混杂，真伪莫辨，加之笔者学力浅微，实难在本书中成功地完成以上构思，幸得诸多先生的帮助，使我能寻出一点敝帚自珍的东西，权当抛砖引玉，旨在促进传统与现代建筑的结合研究。谬误之处谨希读者不吝指正。

本书系由我硕士论文补充修改，在导师潘谷西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其间还得到郭湖生、朱光亚两先生指导。梁白泉、刘叙杰、刘先觉、杜顺宝先生为本书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书出版之际，表示感谢。

何晓昕

一九八九年七月

第一部分

风水今昔

§ 1 风水现状

风水正处于一个古老残缺却又新颖奇特而悄悄迎世的境地。

寻根热和追求乡土的浪潮对建筑领域的冲击，表现在人类生态、环境、人文与建筑学科的融合，建筑与自然的对话。这大大激发了建筑师对生态、环境、能源等问题的重视与探求，对文脉——历史与地方特色的浓厚兴趣。于是中国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飘逸出迷人的芬芳。而其中古老风水关于房屋与天候、地域、人事相互协调的哲理及绝妙效果尤受青睐。加上醉心于此的学者们的渲染，竟一时风起，出现了当今令人瞩目的新的“风水热”。人们从思想和哲学的高度开始对风水的探幽。风水甚至被誉为“环境科学”或“环境景观学”。

然而，在风水的故土——广大乡村，它却完全是另一面目：这片土地上，对风水的尊崇与敬畏早已成为一种传统与习惯，掺进乡民们的思维与血液，风水构成了普通人起居的理论指导与精神支柱。近年来风水也迅速地由“地下”转为公开并蔓延盛行，风水地师几乎遍及每一角落。他们所行的具体内容有：

- (1) 圈定住宅风水位置及朝向；
- (2) 修改原有的住宅朝向及格局；

（3）相墓——勘察选定葬祖先的坟穴。

然而，这一切多只重视风水的虚无设想和愿望，满足于意念上的心理安慰。在建筑上仅进行一些粗浅处理：斜门、假窗、粗糙的“石敢当”以及高悬门头的八卦照妖镜等等。在这里，风水并没有按其原来面目在整体环境上给乡民们以实用价值与美的启示。长期的贫困与文化落后使人们一味地否定过去，否定自身原有的美好环境而厌倦乡土。一批批有建筑学价值的古老乡村或拆或毁，代之的却是整齐而单调的“排排式”。不觉间抛弃了原来因风水所带来的与环境协调的格局。乡民们仅受逢凶化吉、招财进宝心理的驱使才信奉风水。风水伴随着其他各种迷信活动一起复生。难怪至今风水仍被列为禁区。

这就是风水的现状，理论上的高奥晦涩与实际中的粗鄙浮浅掩盖了它的原貌。于是急需我们去寻风水的历史之脉，以确定它在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上的位置。

§ 2 风水的雏形与痕迹

- 青乌·青乌考
- 考古中的仰韶聚落遗址特点
- 卜宅—风水活动的最早记载
- 相宅

一般说风水指一种术数和技巧——指导人们如何确定阳宅和阴宅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方法，惟此方能获得好运。作为专有名词，“风水”二字始见于托名为晋代郭璞（公元276~324年）所著的《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里所说的风水指的是关于阴宅的葬法原理。要继续追溯风水的端倪，则当着眼于商周的卜宅、相宅活动和研究神话传说及原始的聚落遗址。

一、青乌·青乌考

风水又被称作“青乌术”。这一典故出自《轩辕本纪》^①，即“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可

^① 《轩辕本纪》唐王琰撰，原书见于《云笈七签》卷一〇〇。

见风水最初是一种与地理有关的学问。

同时，风水还有另一称谓：“青鸟术”。不能简单将“青鸟”归为“青乌”之笔误，弄清此点可以更好地把握风水的起源与特征。

上古时代，中国曾有过以太阳为主神的崇拜和敬奉。太阳又与鸟关系特殊，其传说可分二系：一谓太阳本身就是鸟，一谓日中有鸟（黑鸟、金乌或三足鸟）^①。两种传说皆出于对太阳的观察体会，前者是对太阳运动的神话性解释，后者则是对太阳黑子的观察结果。这两种传说还告诉我们“青乌”与“青鸟”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同义，并且都与太阳有关，这也许就是风水既被称作“青乌”又被叫作“青鸟”的原因吧。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青鸟”：神话中充满着有关“青鸟”的传说，如《山海经》里就常以青鸟作为黄帝与西王母的使臣。《左传》则进一步记载了“少昊之国”以“百鸟名百官”。其中“青鸟氏，司启也”即是说“青鸟氏”为一种计时的天文历法之官。^②

上述传说，揭示初期风水与太阳崇拜有关。“青鸟子”善相地理，“青鸟子”计时司历法。说明风水从一开始就与天文、地理结不解之缘。天文、地理是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可见风水也同样萌芽于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需要。

“青乌”、“青鸟”两种称谓恰恰表明了风水的两大特征：“仰观天文”与“俯察地理”。中国古代的建筑活动也因此始终与天候、地域息息相关。

在中国，最古老的“仰观”是观测太阳，如用以定时的“辰”的确定便是通过对太阳的观测，中国古人的大地二方向定

① 《诸神的起源》，何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5月·P73~75。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

位观念①，当是源于此种对太阳运行的实际观察。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形成了中国古人“喜东南厌西北”的自然观以及“尊左”的习尚②。而这一切又给中国建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建筑的朝向喜好——或东或南，中国陵寝的“左昭右穆”制度等等莫不由此而出。风水显然也遵从太阳的运行规律，她的仰观基于获取良好的阳光，而她的关于方位的种种限制与规定则后来是的事。

二、考古中的仰韶聚落遗址特点

1. 环境——地质条件好、近水。“遗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③。如西安半坡遗址座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即使浐河水位暴涨也不致危及聚落。

2. 方位——朝阳。房屋基址大体朝南或向东，如半坡中间的大房子朝东，围绕大房子的氏族成员住的房子多朝南，这可能是上述中国古代“喜东南厌西北”的自然观的体现。

3. 分区——遗址四周有防御性壕沟。沟北或南有公共墓地，居住与墓地分开。

这些聚落对居住环境已有所选择，并且选择建立在对地理环境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此外还具备了方位的概念，懂得方位与日照和风寒的关系。这种聚落布局模式实可归纳为四个字——“近水向阳”。这也正是后世风水孜孜以求的基本模式之一。

住地与墓地的区分则标明了阴、阳宅思想的萌芽。

① 中国古人最初的方位概念是二维的，即西北与东南。清代学者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均指出在研究《尚书》时发现：上古人凡地理言南者皆可与东通。而凡言北者又均可与西通。非同于后世以东、西、南、北四向所迥然相反者。

② 《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黄发忠撰“尊左与尊右的源与流”P58。

③ 《新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P54。

三、卜宅——风水活动的最早记载

幻想、神谕、术士、占卜、预言充斥于初民的生存环境。殷商之际，术数的最高形式是卜筮。“卜”是将龟壳焙裂而观其纹象，筮是将草策揲折而观其数，通过对象、数的观察判断上天神灵的旨意，推导做某事或去某地的吉凶以便趋吉避凶。三代时期人们笃信卜筮，事无大小皆求决于卜法，建筑活动自不例外，殷商卜辞中即有大量的占卜建筑的记载。人们称这种在建屋之前进行占卜以判明吉凶的活动为“卜宅”。

宅最初多用于聚落和城邑的选址与建造。如卜辞所记，

贞于卜，宾成、我乍（作）邑？（《乙》五八三）

乙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五七〇）。①

便是殷王在修建城邑时，卜问上帝以定吉凶的记录，这种占卜建筑的方法，后人亦大量采用。如古公亶父迁岐时有“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②。又如成王营洛邑时有“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俘来，以图及猷卜”③。留存至今的详细记录占筮的《周易》中，关于居处及家庭生活的占卜竟达二十余条。据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一书中所推，其中一种问卜作某事吉凶的“贞事”格式是：“卜日——卜——贞人——贞事——兆——在某月——卜地——中左右之屯聚也”④，同样讲的是聚落的占卜。从这种格式中我们推断当时卜宅的主要内容有：

1. 时间：决定动土兴建的年、月、日、辰，

① 转引自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P379~380。

② 《诗经·大雅·锦》。

③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九洛诰第十九，载于《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④ 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82年7月，P100。

2. 空间：选定建造的地点、范围。

可知最早的卜宅活动实际上只是占卜术的一种应用，它所解决的只是能否兴建、在何地建，并建于何时？却并未涉及到怎样建的问题。此种借助于占卜的卜宅活动，含有浓重的迷信巫术成份，给风水重重地烙上了荒谬的印记，致使二千多年来风水始终难脱迷信之笼。

四、相宅

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里强调：原始人的生活中既有神秘的痴狂亦有理智的科学。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古代中国人已发明出“土圭法”、“土宜法”、“土会法”等一系列上究天文下察地理的方法^①。从而使卜宅这一迷信活动上升为一种辨方相土观水的相宅实践：“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土方氏掌理土圭的官法，以测日影，量度土

① 土圭法——用于辨正方位，据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证明，殷人即已掌握这种圭表测影的技术。但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周礼·冬官考工记下》：“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槷以景，既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这里：“槷”——“柱”“悬”——“悬绳”；“水地”——水平地面；“既”——视；“景”——日照于槷投于平地的日影。“为规”——以柱长为半径，柱立处为圆心画圆。用今天的话解释土圭法就是：在水平的地中央竖柱，并通过悬绳使之垂直于地面，然后观察太阳在日出与日落时柱子在水平地面上的投影，这两个影子与以柱为圆心、柱长为半径所画的圆的两交点连线即正东西方向(附图见本书P12)。再参考正午时的柱影或夜晚极星的方向来校正。

土会法、土宜法——用于辨别各种土地的性质、考察山川地形，《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说明当时即把土地的特性与动、植物及人的生态属性联系起来，而五地的划分很可能是五行说的影响。《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亦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十二土当是应天上星宿(十二次)而将地面划分为十二区域而来。这种天、地对应的观念启发了后世风水理论，且成为风水的主要思想之一。

② 《周礼·夏官司马下》。